

阿禹

丁年庆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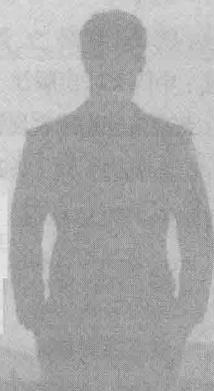
- ◎ 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 书，其中讲述了一个村庄里多位际遇不同的母亲。
- ◎ 这是一部旨在倡导人生励志、在漫漫长路上百折不挠且始终以仁义之心待人的情感小说。
- ◎ 这也是一曲吟诵爱党爱国爱乡爱民之情，弘扬反腐倡廉正能量的赞歌。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阿禹

丁年庆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http://www.clapnet.c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阿禹 / 丁年庆著. -- 北京 : 中国文联出版社, 2016.3

ISBN 978-7-5190-1209-0

I . ①阿… II . ①丁… III .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48043 号

阿禹

作 者 : 丁年庆

出 版 人 : 朱 庆

终 审 人 : 李金玉

复 审 人 : 苏 晶

责任编辑 : 姚莲瑞

责任校对 : 李梦坤

封面设计 : 鸿艺工作室

责任印制 : 陈 晨

出版发行 : 中国文联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朝阳区农展馆南里 10 号, 100125

电 话 : 010-85923039 (咨询) 85923000 (发行) 85923020 (邮购)

传 真 : 010-85923000 (总编室), 010-85923020 (发行部)

网 址 : <http://www.clapnet.cn> <http://www.claplus.cn>

E - mail : clap@clapnet.cn yaolr@clapnet.cn

印 刷 :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装 订 : 永清县晔盛亚胶印有限公司

法律顾问 : 北京天驰君泰律师事务所徐波律师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联系调换

开 本 : 710 × 1000 1/16

字 数 : 290 千字 印 张 : 20.5

版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90-1209-0

定 价 : 5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内 容 提 要

这是一本写给母亲的 书，其中讲述了一个村庄里多位际遇不同的母亲。

这是一部旨在倡导人生励志、在漫漫长路上百折不挠且始终 以仁义之心待人的情感小说。

这也是一曲吟诵爱党爱国爱乡爱民之情，弘扬反腐倡廉正 能量的赞歌。

故事发生在浙江东海之滨某山村。故事中的主人公夏禹幼 年时父亲遭遇海难，母亲精神崩溃离乡治病，从此弟兄俩相 依为命。他们在前路茫茫中得到乡邻们多方关照，与同龄人 一起成长。后来成为乡村企业管理者。其间经历了诸多人生 曲折与家庭的悲欢离合。

《阿禹》中的故事，跨越中国历史上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 到九十年代波澜壮阔的几十年。在社会底层一个平凡的小家 庭小人物身上演绎了若干悲喜交错甚至大悲大喜的活剧。

1. 本书是根据《红楼梦》原著改编的。

2. 本书仅供参考。

主要内容

作者郑重声明

——丁巳年秋 于北京

本故事纯属虚构，如有雷同，即为巧合。

恭望读者诸君万勿对号入座。

目 录 CONTENTS

引 子 / 1

第一章 路在何方 / 4

1. 潇潇春雨 / 4
2. 来了新四军 / 7
3. 海难 / 21

第二章 如烟旧痕 / 26

4. 没有爸妈的孩子 / 26
5. “杂牌军” / 37
6. 批斗张四拉儿 / 41

第三章 脉动青春 / 50

7. 江南女孩 / 50

8. 当兵去 / 60

9. 办厂 / 64

第四章 绵绵亲情 / 73

10. 缘 / 73

11. 保姆 / 78

12. 回家 / 92

第五章 难免折腾 / 97

13. 谢谢妈 / 97

14. 厂里那些事儿 / 103

15. 好消息·坏消息 / 110

16. 少林访故人 / 120

第六章 山村生辉 / 131

17. 春天的风 / 131

18. 庆典 / 136

19. 省长到山村 / 138

第七章 家长里短 / 148

20. “小广播”没过瘾 / 148

21. 女人的心计 / 151

22. 我爱我妈 / 156 第十一章

23. 省城故事 / 158 第十一章

24. 贪小失大 / 169 第十一章

第八章 酸甜苦辣 / 172

25. 我不上学了! / 172 第十二章

26. 不是厂不好 / 177 第十二章

27. 又到春天 / 182 第十二章

28. 电机要升级 / 187 第十二章

29. 好妈妈 / 191 第十二章

30. 新院长 / 194 第十二章

第九章 刨根究底 / 197

31. 吴山贵在哪 / 197 第十三章

32. 大海捞针 / 210 第十三章

33. 勐芭拉娜西 / 214 第十三章

第十章 险在其中 / 222

34. 审查 / 222 第十四章

35. 妈妈您走好 / 227 第十四章

36. 游子夙愿 / 239 第十四章

第十一章 阿福回乡 / 249

37. 恍如梦魇 / 249

38. 远雁归来 / 257

39. 旧事重提 / 270

第十二章 人各有志 / 275

40. 扑朔迷离 / 275

41. 紧急传讯 / 284

42. 疑凶坠崖 / 288

43. 南下大洋洲 / 290

第十三章 希冀在前 / 298

44. 墨尔本的早晨 / 298

45. 我是新员工 / 306

46. 天伦如金 / 313

后 记 / 319

引子

滔滔青江水，巍巍玉苍山，阅尽人寰沧桑，世路只等闲；
芸芸众生里，辛辛苦耘间，难得沧海共渡，前路尽斑斓。

古往今来，关于“路”的说处堪称多乎者甚多也，诸如：

“大路通天”，是说凡是坦荡的大道都可以通达人类理想的至高境地。

“山重水复疑无路”，意指这世上有时看起来好像无路可走，但是当你继续坚持前行，可能会“柳暗花明又一村”。

“大路朝天，各走半边”，寓意走路要有走路的规矩，莫与旁人抢道而行。

“条条大路通罗马”，提示人们有时前往同一个终点不必都从同一条路上出发。

世界绘画艺术史上更有一幅以“路”为题的旷世名画，那是俄罗斯画家列维坦的杰作。其背景出自一次列维坦带着学生在西伯利亚写生，发现了一条被废弃的道路，路边尚残存着倒在地上的路标。他问学生：

“这是什么路？”

学生告诉他：“这是一条通往西伯利亚流放地的古道。”

列维坦站在路上，脑海中即刻浮现出一队队被沙皇士兵押送的流放者，仿佛听到革命者低沉的呼号和叮当的镣铐声。

他陷入深深的沉思之中……于是收集了大量素材，创作了《弗拉基米尔卡》——流放者之路。在这幅色彩凝重的油画上，压得很低的视平线使

画面空间显得辽阔深远，远方被阴云所笼罩，遗弃的路标，荒凉的原野，突显出悲凉气氛。它形象地告诉人们，这是一条布满苦难、鲜血和眼泪的道路。画家在这极单纯的艺术描绘中，对苦难的俄罗斯革命者寄予了无限的同情。

由此可见，路，是任何一个准备行路或正在路上者都绕不开的话题。

应该承认，世界上每个人走过的道路都不尽雷同，结局自然也可能大相径庭。

闲话少叙，言归正传。

且说在那穿越浙江千山万壑终年湍流激浪奔腾不息的青江下游东海边上，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县——板鱼县，离板鱼县城 40 多公里有个金鱼乡，金鱼乡公所旁边有个不大不小的村子叫花鱼村，花鱼村东头有一个在群峦起伏中稍稍隆起的小山丘，因为这里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就一直居住着十几户姓夏的人家。所以这山丘就有了一个天生的名字——夏家墩子。

站在夏家墩子上南北眺望，时常可见有十几辆连成一线的拉着盐包的牛车一步步由远而近，由北向南逶迤而来。那队伍在赶车人不时挥舞鞭子轻轻么喝的“驾——驾！”声中，慢吞吞地前行有点像茫茫沙漠中的驼队。牛车经过之处都会传来那车轱辘辗转不息的“吱嘎吱嘎”声。这牛车大道虽然不算太窄却曲里拐弯。因为海边上原本没有路，哪里泥土结实，没有泥沼，太阳晒后泛“盐花”，人或牲口就从那里走过去，渐渐地，那足迹多的地方便成了路。这也正应了中国文学大师鲁迅先生那句名言：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惹人讨厌的是，牛车的四个坚硬的桑木轮子，年复一年千遍万遍地从这条道上辗过，在曲曲弯弯的大道上留下了两道深深的“轮槽”，有的“槽沟”深有尺余，硬是将天然平整的泥土大道齐崭崭切成三块，行人反而感到有些不方便了。

夏家墩子西边这条大道，在东海边可算是了不得的。它南边弯弯曲曲通到范庄小街，再往南 80 多里连着江安县城；向北曲曲弯弯 3 里光景就到金鱼小街，再往北，又连着板鱼县城，所以这里还是个交通要道呢。

几十年来军阀混战、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花鱼村在这东海之滨都是兵家必争之地。

第一章 路在何方

1. 潇潇春雨

民国三十八年四月二十日，农历三月二十，谷雨节。

春雨贵如油。

从民国三十七年冬到今春，这里已经4个多月未见雨滴。

海滨早春有俗语云：“要喝酒找亲家公，要下雨找东北风。”昨天傍晚，一阵来自舟山群岛海面的东北风吹过，四野便飘起密密匝匝的雨帘。一场难得的春雨淅淅沥沥地下起来了，而且越下越大。久旱逢甘霖的庄稼人，这时站在田埂上真能“听”得见麦苗儿饱餐喜雨后拼命拔节时的“咯喳、咯喳”声。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唐代诗仙杜甫先生的《春夜喜雨》，为青江北岸板鱼县金鱼乡花鱼村这场春雨做了最贴切的注脚。

茫茫夜雨中，花鱼村夏家墩子东头，一家茅舍里透出几丝灯光，灯光中隐隐约约传来一位产妇的呻吟声。她是海夫夏老大的妻子范文兰，昨天下午开始“搁阵”，眼下“阵子”越来越紧。

夏家唯一的这茅屋，是海边上常见的用獐茅草摊盖、芦柴帐笆作墙的“元宝屋”。春夜的冷风穿过浓密的雨幕穿过柴笆帐壁吹进夏家西房里，吹得床

头的那盏豆油灯摇曳不定。夏老人在房里急得团团转。他不停地烧香祷告，把低矮的茅屋里弄得香烟缭绕。接生婆在一边隔一会砸一个碗或瓢儿“作法”催产。

好不容易挨到天色毛毛亮，一阵犹如疆场战鼓般“轰隆隆”的春雷响过之后，听得“哇！”的一声，伢儿落地了，是个男的。

这时，外面的雨还在一个劲儿地泼将下来，夏老人端着一碗热腾腾的红糖艾叶茶送到妻子床前。接生婆把伢儿剪了脐带，用早已备下的腰裙包好抱到夏老人手上说：

“这小伙生得蛮痛（漂亮）的呢，你给取个好名字吧。”

牛年春来又添一子，将来想必力大如牛。夏老人自有几分欣喜，他略微沉吟了一会儿说：“伢儿是跟着春雨来的，今天又是谷雨，就叫‘雨儿’吧。”说着，他把孩子送到妻子怀里，掖了掖被子。到灶间去烧早饭了。

这边，文兰又在床上关照：“他爸，等雨止了，你替我们雨儿到村头观音堂去敬炷香！”

夏老人大声答应：“好的，好的，我马上去。”

夏老人名叫夏金福，村里人昵称“阿福”。他今年25岁，10多岁后随父上海船捕鱼为生。父亲过世后，他接手在人家的海上当老大，时间一长，人家把他的原名倒淡忘了。人来人往就直呼“夏老大”。

夏老人19岁上经族人作媒，与十多里外范庄小街上乡村世医范家的闺女范文兰结了婚。范家祖传行医。这文兰虽未上过正经学校，但自幼跟在父亲后面帮助撮药抄方，也识了一些字。在海滨一带的农家、渔家女子中，称得上“小家碧玉”了。

范文兰比夏老大小1岁，嫁到夏家当年生了大儿子，取名夏海，现已4岁。3年前生了二儿子夏阳，不幸夭折。现在又生下一个雨儿，照理也是人生一喜。可是，夏老人却丝毫没有那种常人生了儿子后“屋檐高三尺”的感觉。因为，家境实在是太穷了。

夏家的三间“元宝屋”，还是他父亲手上搭建起来的。如今，一家生活，全靠夏老人下海上船捕捞分得的鱼货到集市上换取油盐酱醋米。海边上的

山地长不出多少谷子，范文兰虽然在几块有点熟土的高脊子上刨刨种种，但所收无几。

早饭过后，雨止天晴。太阳似隐似现地从薄云后面钻了出来。和煦的阳光洒满了夏老大家的房前屋后，洒满了花鱼村的每个角落。

趁着雨后春光，夏老大带着香烛纸钱，去村头观音堂敬香谢神。说是“观音堂”，其实并不是什么宏伟建筑，就是村里人用零星砖木搭建的一座小土地庙一样的陋棚，十来平方米大小。里面靠北墙放了一张土里土气的条台，条台正中供奉了一尊观音像，前面摆着香炉烛台。

夏老大恭恭敬敬地插上三炷香，点亮两个烛台，烧化了纸箔，然后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说了一番“供奉观音娘娘保佑雨儿平安”之类的祷告词，方才告辞菩萨步履轻松地走过盐场河上的小木桥。

脚下这条南北走向的盐场河，也可说来头不小。它南面通向青江，北面穿过太子河连着大汉江。盐场河的河宽水深虽然比不上京杭大运河，但也可通行几百吨的货船，算得上是最贴近东海岸的一条内河黄金水道。盐场河有一条支流向东直通到夏老大家屋后大池塘，池塘圆圆的，周边一大圈杨柳树，风吹柳动，掩映着绿水清波。村里的老年人都说这么好看的池塘是很早很早以前，天庭里的王母娘娘梳头时不小心掉到人间的一面小镜子变成的。现在，这池塘里有夏老大栽上的荷藕。一到夏秋，硕大的像小簸箕一样的片片荷叶铺满河面，朵朵含苞欲放的荷花亭亭玉立。所以，这池塘得了个雅号叫“荷花池”，成为花鱼村一景。每年夏天，村子里小伙子们的一大乐趣就是三天两头跳到这荷花池里洗澡，顺便“踩”藕，摘荷莲，捉鱼虾。落得个满载而归。

再说那天夏老大从观音堂敬完香回家之后，又赶紧帮妻子洗了衣服、被子，拿到屋后荷花池里汰干净，然后一件一件晾在元宝屋门口的晒衣绳上。这时，他听见了儿子的啼哭声，赶忙跑进屋里。

“他妈，小家伙吵什么？”夏老大一脚跨进房里，凑到床前，想看看“雨儿”。

“他怕是饿了，要吃奶。”文兰撑起虚弱的身子，拍拍襁褓中的雨儿。一边哼着小曲儿：“小雨儿乖乖，你不要放赖，听妈妈的话，下午就‘开奶’。”

按当地风俗，婴儿落地后要等一伏时（一天一夜）后才能喂第一次奶，叫“开奶”。在此之前，只能喂些糖水艾茶。

夏老大想想，不如把邻居三奶奶请来陪妻子说说话。他走下床前的踏板，不提防一转身碰着了挂在房门里侧的一把军用水壶，那水壶“噹”的一声掉到地上。夏老大赶紧拾起来，揩一把上面的灰尘，水壶上用刀尖刻写的“杨立新”三个字清晰可见。

触壶生情，妻子文兰望着丈夫小心翼翼地把水壶挂回原处，百转回肠地叹息了一声，口中喃喃念叨道：“小丽那孩子也不知道怎样了？小丽啊，这兵荒马乱的……”说着说着又是潸然泪下。夏老大见妻子如此牵肠挂肚，赶忙掏出衣袖帮妻子擦了眼泪，又安慰她：“你不要惆怅，我们每月初一、十五都到观音堂为她烧香祷告，她会平安的。你刚坐月子，千万不能愁坏了自己的身子。”

其实，夏老大又何尝不挂念与自家有着今生奇缘的女孩儿杨丽呢？

2. 来了新四军

那是四年以前的事了。

民国三十四年早春二月。天寒料峭，范文兰生下二儿子夏阳后刚刚满月。

一天早晨，当花鱼村的老百姓从睡梦中醒来，打开大门的时候，家家都见到了一个惊奇的场面：

屋檐下整整齐齐地拥坐着一队队带枪的大兵，他们的军帽上、棉袄上都覆盖着一层厚厚的白霜，不少人身上沾满了黄土泥巴。花鱼村的老百姓们不知道这些大兵们是昨夜里什么时候从哪里来到自家屋檐下的？他们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队伍，为什么在霜天冰地里坐而待旦却没有惊动老百姓们一丝一毫？但是他们凭直觉认定这是一帮不随便打扰老百姓的好兵，跟过去那些从敌占区范庄小街下来烧杀抢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的日本狗子和蒋匪军不一样。

正当夏老大和其他村民一样目瞪口呆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一切的时候，

大兵们听到老乡开门的声音，也都齐刷刷地站立起来，冲房主人敬礼。然后，一个像头儿一样的大兵很热情地跟夏老大拉起家常来：

“请问，老板贵姓？”

“不不不，长官，……”夏老大从来没有听见有人称过自己“老板”，他急得直摆手：“我不是老板，我是个伙计，我姓夏，是帮人家船老板当伙计掌舵的船‘老大’。”

“哦，老大，您也是老板。”那位头儿模样的大兵继续说道：“我们是新四军，是为穷人打天下的，为穷苦人服务的，所以您们就是我们的老板。”

夏老大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穿军装扛大枪的人对自己如此恭维。过去，这里的男女老幼一看见穿军装扛枪的就撒开腿逃命东躲西藏，生怕那枪子儿一响就成了“麻雀儿掉进烟筒里——有命没毛”。可是今天却见识了一大串新鲜词儿，“老板”、“新四军”、“服务”，真是混八辈子第一次开眼了。

这时，那个“头儿”又自我介绍：“我姓李，叫李伟。我是新四军浙东游击大队三团四营的营长。我们团前几天在南边小洋口跟日本人打了一仗，三天三夜没合眼，昨天连夜转移到这里。我们要在这花鱼村休整一段时间，然后北上。如果您同意，我们有一个班的战士借住您家，您看行不？”

“行行行！”夏老大连声答应：“李长官不嫌我们家邋遢，随你们住几天都行。快让大家进屋去吧，外面冷哪。”夏老大说完，又急忙招呼妻子：“文兰，快起来。好兵来啦，要借我们家住呢。”

“傻老大，什么好兵坏兵的，人家叫新四军！”其实，文兰也已起身，她在西房里边梳头边听了个八九不离十。见老大喊她，便丢下梳子跑来说：

“来，快把这张板儿桌搬一边去，明间里就让他们打地铺。”

于是，夫妻俩一起忙碌起来，捧草摊铺，烧开水，让战士们洗脸。战士们也四处张罗，拿起扫帚，里里外外打扫，有的战士见水缸里没水，又担起水桶到屋后荷花池挑水。很快，夏老大家跟李营长的战士们就忙活成了一家人似的。

一歇工夫，新四军三团四营的各连、排、班战士已都在花鱼村的百十户人家安顿下来了。他们每天早上天蒙蒙亮就起身出操，“一！二！三！